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6.017

汉语复合词的范畴特征类型与 次范畴化策略

颜红菊, 刘文华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从范畴化角度看,汉语复合词的语义功能是实现次范畴化,复合词的语义结构为“范畴特征+范畴”。汉语复合词的从属成分具有分类性,凸显范畴特征,范畴特征可以分为对比特征、标记特征和突出特征三类。复合词的核心成分表示范畴,但表示不同层级的范畴。不同类型的范畴特征语素与不同层级的范畴语素组合,实现汉语复合词不同层级的次范畴化。

关键词:汉语复合词;范畴特征类型;次范畴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6-0127-08

汉语复合词中存在这样一类:单音节形式和双音节形式意义是相同的,如“飞禽、走兽、喜鹊、仙鹤、跳蚤、宝剑、宝塔、咸盐、酸醋”^①。这种复合词诸多学者都有关注。瑞典学者高本汉(Karlgren)将跟单音节同义的双音节形式称为“解释性复合词”^②。郭绍虞认为汉语有大量具有单、双音节两种长度的“弹性词”^③。吕叔湘认为这些复合词中加上了一个“不起区别作用的字”^④。赵元任将这种现象称为“小单位和大单位之间的羡余现象”^⑤。

这类词通常被视为语言羡余现象在词汇系统

的表现,相关研究者主要有赵红梅^⑥,潘先军^⑦,罗姝^⑧,尹若男^⑨,孙银新^⑩等。一般认为,复合词中羡余成分的存在不是为了表义,主要是为了韵律需求,达到双音化目标,如吕叔湘^⑪、秦祖宣和端木三^⑫。

复合词羡余成分“不起区别作用”,张敏将这个特点表述为:不具有分类性。张敏认为不带 de 的 DN 构造具有分类性,但是,“蓝天、黑墨、咸盐、寒冬、红日、大地、大海”里的 D 很难说有分类性^⑬。

收稿日期:2022-05-16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21JD025)

作者简介:颜红菊(1970—),女,湖南宜章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感谢湖南省汉语方言与文化科技融合研究基地对本研究的支持,文责自负。

①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②Karlgren, Bernhard: *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 Stockholm: Svenska Andelsförlaget, 1918.

③郭绍虞:《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燕京学报》1938年第24期。高本汉、郭绍虞的研究相关介绍参见:秦祖宣,端木三:《汉语动名定中复合词的词长搭配:一项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21年第1期。

④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⑤赵元任,田砥译:《汉语结构各层次间形态与意义的脱节现象》,《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1期。

⑥赵红梅:《义位组合中的羡余》,《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6期。

⑦潘先军:《汉语双音词羡余现象分析》,《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⑧罗姝:《现代汉语偏正式复合词羡余现象的认知解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⑨尹若男:《汉语中词汇化导致的羡余现象探析》,《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⑩孙银新:《现代汉语词汇中的“羡余”》,《修辞研究》2021年第1期。

⑪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⑫秦祖宣,端木三:《汉语动名定中复合词的词长搭配:一项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21年第1期。

⑬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256页。

我们不认为这类复合词中的限定语素是羡余语素,双音化固然是复合词构词的韵律动因,但是,在这些词中,根本的构词动因仍然是语义。从范畴化角度来看,单纯词和复合词处于不同的范畴层级,单纯词表示上位范畴,复合词表示下位范畴,复合词具有次范畴化功能。复合词的次范畴化功能是通过从属语素凸显范畴特征来实现的,问题就在于,复合词的上位范畴是什么,一定是复合词核心成分所表示的范畴吗?比如,“咸盐”的上位范畴一定是“盐”吗?认为“咸盐”的从属成分“咸”是羡余语素,其实是默认复合词只有一种次范畴化策略,即对核心成分表示的范畴进行次范畴化,复合词与复合词核心成分是上下位关系。但是,复合词的次范畴化策略并非是单一的,“咸盐”的从属语素凸显的仍然是范畴特征,同样具有分类性,只不过它采用了不同的次范畴化策略,它的上位范畴并非“盐”。因此,我们应系统审视复合词的次范畴化策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复合词的从属语素是如何凸显范畴特征的,这些范畴特征又是如何实现复合词的次范畴化功能的。

一 复合词的次范畴化功能

复合词具有次范畴化功能,汉语复合词有自己的次范畴化策略。对此,学界有观点一致的讨论。戴浩一认为英语和汉语名词不同的构词方式体现了英语和汉语不同的范畴化策略。汉语名词范畴化的策略是:中文的基本层次词汇如“汽车、鲑鱼”,是以高层次词汇(车、鱼)为中心创造出来的复合词^①。王寅、李弘指出定中结构是“属加种差”的义类构词法,不但名词如此,动词也如此,如“哭”和“笑”。若要表示不同的哭法或笑法,在其前只需加上表示区别特征的“种差”即可,如“微笑、狂笑、冷笑”“大哭、号哭、恸哭”^②。张敏认为DN结构中的D具有分类性,“表属性的定语是根据属性为事物分出次类”^③。朱德熙则将形容词分为简单形式和复杂形式两类,前者为性质形容词,后者为状态形容词,性质形容词作定语可

以不带de构成DN结构,定语是限制性的,是给N进行分类的依据:譬如,在“白纸”里,我们用“白”这种属性来限制“纸”这个类名;加上限制后,就出现一个新的类名“白纸”,“白”是给纸分类的根据^④。

复合词对上位范畴的次范畴化是通过“种差+属”的词汇化模式来实现的,这种词汇化模式如何实现对上位范畴的次范畴化?对此,陆丙甫有过讨论:纯从语义上看,不妨说核心是代表某类事物的“种概念”,而附加语表示的是“种属之差”,其作用是“属化”,某种广义的“次范畴化(subcategorization)”或者说缩小核心所代表的事物的外延,“附加语+核心”则表示“属概念”^⑤。动词的强制性附加语(宾语等论元成分),通常已经被认为是动词的次范畴化成分。将这个观念加以推广,不妨说所有附加语都有某种类次范畴化功能。

结合陆丙甫的讨论,我们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复合词通过缩小上位范畴的外延来实现次范畴化,外延的缩小则是通过附加成分的范畴特征凸显来实现的,如:

纸——白纸、彩纸

“白”“彩”缩小了“纸”的外延,将上位范畴“纸”分成了两个次范畴。那么,从范畴化的角度来看,定中复合词的结构可以分析为:

范畴特征+上位范畴→下位范畴

如:白 + 纸 → 白纸

二是不仅定中结构是一种次范畴化的结构,有次范畴化的功能,其余结构也是次范畴化结构,有次范畴化功能:

状中结构:笑——狂笑、微笑、大笑;

动宾结构:打——打枪、打桩、打钉;

动补结构:打——打开、打倒、打破;

主谓结构:尖——耳尖、眼尖

我们将陆丙甫的“附加语+核心”复合词结构表述为“从属成分+核心成分”,它的语义结构是“种差+属”。

然而,“咸盐”类复合词与“白纸”类存在显著差异,核心成分“盐”并不是复合词“咸盐”的上位

①戴浩一:《概念结构与非自主性语法:汉语语法概念系统初探》,《当代语言学》2002年第1期。

②王寅,李弘:《原型范畴理论与英汉构词对比》,《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③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④朱德熙:《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1956年第1期。

⑤陆丙甫所说的“种概念”与“属概念”与一般的层级刚好相反,生物学中的分类是“属”为上位范畴,“种”为下位范畴。

范畴,它们是同位的,是同一范畴,这些复合词的从属成分并不具备针对核心成分的次范畴化功能,或者,我们应该更谨慎地说,不具备与“白纸”类相同的次范畴化功能。

我们跳出单纯词与复合词的局部的对比,不仅仅只看“咸盐”与“盐”、“白纸”与“纸”及“咸盐”与“白纸”的对比,而是从整个范畴系统的角度来看,能够获得新的认识:“咸盐”和“白纸”体现的是复合词不同的次范畴化策略。我们根据范畴的概念结构将复合词“种差+属”的语义结构重新分析为“范畴特征+范畴”。复合词的从属成分表示范畴特征,核心成分表示范畴。复合词的从属成分都有分类性,其范畴化功能就是实现次范畴化,只不过次范畴化的策略有所不同,从属成分凸显了范畴的不同特征,实现的是不同层级的范畴化。相应的,核心成分表示的范畴也是不同层级的范畴,并非都是复合词的上位范畴。我们根据从属成分的次范畴化功能,将从属成分凸显的范畴特征分为三种:对比特征、标记特征、突出特征。

二 对比特征及其复合词次范畴化策略

我们引进物性角色理论分析复合词从属成分的语义特征。范畴的物性角色表示的特征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多种多样的物性特征在词汇层实现词汇化,就会产生不同的复合词。对比特征是指对于核心成分表示的范畴来说,从属成分表示的特征是范畴具有的多种对立的特征,一般来说,是在相同的物性角色中存在多种不同的特征差别,如,颜色差别、方位差别、时间差别、功用差别、处置差别等等。

比如处置器具“刀”的功用角色,就有不同特征的对立:

处置方式:刺刀、屠刀、砍刀、刻刀、抹刀

处置对象:菜刀、牛刀

动作范畴、性状范畴的从属成分同样也存在相同的物性角色有不同的特征差别。动作范畴如“打”:

客体:打钎、打球、打鼓、打铁、打扇、打表

结果:打败、打破、打倒、打动、打响

施成:打靶、打拳、打包、打叉、打样

性状范畴如“红”:

主体:眼红、脸红

状态:橙红、肉红、水红、粉红、橘红

程度:深红、浅红、通红

对比特征往往能构成意义对立的反义词,如:

白班—夜班 薄利—暴利 长工—短工 大号—小号 低潮—高潮 败绩—胜绩 好感—恶感 前路—后路 内景—外景 上策—下策

因此,所谓反义词其实是在同一范畴内的特征对立,可以说反义关系本质上是类义关系。

对比特征的存在说明范畴在某一物性角色上,特征不是唯一的,从属成分表示的对比特征,将核心成分表示的范畴范围缩小,划分出更小范围的小类,次范畴由此产生。由于特征不是唯一的,次范畴之间具有蕴含关系,某一次范畴的存在,意味着会有其他次范畴的存在,如“刺刀”,意味着有别的功用的“刀”存在:“砍刀、刻刀、抹刀”。从语义关系上来说,对比特征构成的复合词之间构成类义关系,它们有共同的上位范畴,上位范畴即复合词的核心成分表示的范畴。范畴层次可如下表示:

上位范畴:



下位范畴:刺刀 屠刀 砍刀 刻刀 抹刀

我们将对比特征复合词的次范畴化策略表示为:

对比特征+上位范畴 → 下位范畴

如: 刺 + 刀 → 刺刀

三 标记特征及其复合词次范畴化策略

有些范畴在某一种物性角色上,不是只有一种特征,但是,被凸显的特征只有其中一种,其余都不被凸显,这种特征我们称为标记特征。

标记特征往往是物性角色中比较特殊的,常见特征往往是默认的无标记的,没有在词法层面得到词汇化实现,具体表现是,现实中有客观存在的事物,语言中却没有相应的复合词表示,标记特征复合词是一种不对称的词汇形式。如:

春雷—*夏雷 错字—*对字 大刑—*小刑 短板—*长板 女工—*男工 公筷—*私筷 古书—*今书 红柳—*绿柳

沈家煊分析了汉语语法中普遍存在的标记现

象,并指出“有标记和无标记的对立在语言分析的所有层次上都起作用,这叫做标记现象的普遍性”^①。标记特征复合词从词汇层面证明了标记现象的普遍性。更多标记特征复合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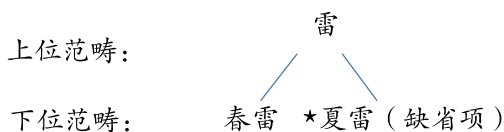
白卷 败军 拖箱 扁柏 彩翅 长骨
老友 旧情 成衣 强敌 外钞 上装
错版 大敌 短评 恶习 干菜 高干

另一类常见的标记特征复合词是状中复合词,如:

长谈 常备 沉思 错会 大赦 单传
倒置 冬泳 独占 反证 盲打 密报
公推 共度 后怕 厚植 活埋 急救

其他结构类型的标记特征复合词很难找到,原因目前还不能解释。

标记特征复合词的范畴层次与对比特征复合词是一致的,标记项和无标记项(缺省项)在同一范畴层级,有共同的上位范畴,上位范畴由核心成分表示。如:



我们将标记特征复合词的次范畴化策略表示为:

标记特征 + 上位范畴 → 下位范畴

如: 春 + 雷 → 春雷

四 突出特征及其复合词次范畴化策略

范畴在某一物性角色上的特征具有唯一性,没有别的特征与之对立,并且这种唯一的特征是极易识别的显著特征,这种特征便是突出特征。

(一) 突出特征的分类性和对比性

突出特征从范畴化功能上来说,并不能对核心成分表示的范畴进行下位分类,因为它是唯一

特征。如“圆球”,球没有不圆的,所有的球都是圆的,并不是“圆球”就意味着存在“不圆的球”。正因为如此,张敏的 DN 结构具有分类性的观点在这里遇到了挑战,他只好解释为这是 DN 式短语和复合词的差别,认为复合词定语不受分类性的限制,可以不具有分类性^②。而他将“蓝天、蓝天空”的差异归结为复合词与短语在分类性上的差异,又违背了他自己的“汉语名词复合词假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便处处掣肘,前后矛盾。如:

蓝墨水—*蓝天空^③/绿绸子—*绿庄稼/冬天冷—*冷冬天/海水咸—*咸海水^④

每组左侧例子是能说的,右侧例子是不能说的,因为三音节的 DN 是短语,D 具有分类性,左侧例子有分类性,右侧例子没有分类性,“冬天没有不冷的,海水没有不咸的”^⑤。

但实际语料情况却不是如此,我们从网络、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搜索,发现“蓝天空、绿庄稼、冷冬天、咸海水”并不是不能说,如:

(1) 由于他身着赭黄色的袍子,所以飞上了半空时,像蓝天空里的一只黄风筝。(BCC)

(2) 霎时我联想到他在河岸上的钓鱼神态,他面前仍然是高高的蓝天空,悠悠地飘动着朵朵白云么?(BCC)

(3) 少儿片《绿苹果、蓝天空》讲述了生活中谦让的道理。(BCC)

(4) 当蓝肚皮遇上蓝天空(BCC)

(5) 有个地方宁静而美好,红土地,蓝天空。(BCC)

(6) 尾巴尖尖像剪刀,身上披着黑羽毛,白白肚皮吃害虫,天天保护绿庄稼。(BCC)

(7) 我一做农具,就一眼看着红火

①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②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③“蓝天空”的说法是不太常见的,相反“灰蒙蒙的天空”的说法倒是常见,人眼看到的纯净的天空的颜色是蓝色,之所以我们会看到“灰蒙蒙的天空”,是由于云层、浮尘等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将“蓝天空”列入“突出特征”复合词。

④这组例子中的定中结构是短语还是复合词,学界有不同观点,张敏提出“汉语复合词名词假说”:汉语不带“的”的定中结构是复合名词(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顾阳、沈阳(《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中国语文》2001年第2期),汉语合成复合词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本文采用此种观点。不过,“蓝天空、绿庄稼”等是不是复合词,并不影响本文结论。

⑤吕叔湘语,转引自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苗,一眼看着绿庄稼。(CCL)

(8)他指着面前的水喃喃地说:“先生,这是我祖上三代留下的一点薄产,二十天以前还长着绿庄稼!”(CCL)

(9)“白纸”上长出绿庄稼(《湖北植保》2002年第3期,来自中国知网)

(10)哈哈!今天终于有种冷冬天的感觉了。(BCC)

(11)咸海水、甜井水(外一篇)(<https://www.docin.com/p-783469264.html>,点击时间:2022年8月28日)

(12)虽说有山有水,但山是石头山,水是咸海水。(BCC)

(13)康达也痛得大叫,因为咸海水一冲下来,他被鞭笞的伤口处和烙印处就如同火般地烧热、刺痛。(BCC)

从以上各例看来,并不是突出特征不具有分类性,而是与对比特征的分类策略不同。对比特征的分类对象是核心成分表示的范畴,表示的是核心成分范畴内的特征差异,然后得出核心成分范畴的下位范畴。突出特征并不是对核心成分范畴进行分类,而是将分类对象分为两类:一类为具有突出特征的事物,另一类为不具有突出特征的事物。突出特征不但是核心成分范畴具有的唯一特征,并且是显著特征,这种显著特征就将核心成分范畴与其他范畴区分开,因此突出特征仍然具有分类性,并且也具有对比性,只不过参照范畴发生了变化,参照范畴不是核心成分范畴,而是其他所有不具有此特征的事物。张敏指出,“碗”“大碗”作为类名,都有分类的意味,但是,“碗”的分类意味体现为“碗”和“非碗”的对立,“大碗”首先是一个次类名,体现了“大碗”和“[不大的]碗”或“小碗”的对立。“咸盐、大地”并不是用来与“*淡盐、*小地”相区别。“大海”与表次类的“大碗”有区别,“大海”的类名地位近似于表独立概念的单纯类名“碗”,“大海”只体现了“非[大海]”的对立^①。我们部分同意这个分析,即“大碗”是与“[非大]碗”对立,而“大海”是与“非[大海]”对立,我们可以如下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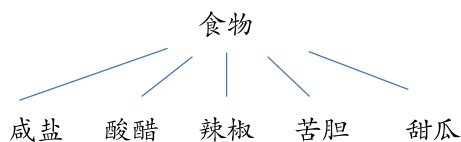
大碗 ↔ [非大]碗

大海 ↔ 非[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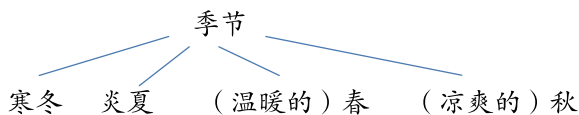
这个分析体现的正是“大海、咸盐”与“大碗、白纸”的区别。但是,“大海”仍然是一个次类名,只不过,它的上位范畴不是“海”,也就是说,突出特征复合词的上位范畴不是核心成分范畴。

由于突出特征表现的是既唯一又显著的特征,这种特征就能将核心成分范畴从参照事物中突出出来,其他所有不具有该特征的事物就成为在此特征上的一个对比参照范畴,具有突出特征的事物和不具有突出特征的事物就构成一个范畴,这个范畴成为一个上位范畴,而这个上位范畴和对比的同位范畴有时是明确的,有时是不明确的,有时是确定的,有时是不确定的。

比如:“咸盐”,与“咸盐”对立的范畴不是“[非咸]盐”,而是“非[咸盐]”,即“不咸的食物”,它们的上位范畴是“食物”:



再比如:“寒冬”,与“寒冬”对立的范畴是“不冷的季节”,它们的上位范畴是“季节”:



不管上位范畴是否明确和固定,突出特征复合词都是有同位的对比参照范畴的。这些同位的对比参照范畴实际上经常在使用中对举共现,如:白天黑夜、前因后果、提高降低、扩大缩小,等等。

从以上各例我们能看出突出特征的分类性和对比性,以及范畴层级,突出特征蕴含的是[突出特征范畴]与[-突出特征范畴]的对比、分类,是对核心成分范畴的上位范畴的分类,上位范畴可以概括为[±突出特征范畴]。

(二) 突出特征复合词的对比参照范畴

突出特征复合词的对比参照范畴是[-突出特征范畴],是开放的,既包括明确的客观范畴,也包括带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场景共现范畴与联想共现范畴。

1. 客观范畴

对比特征复合词的对比参照范畴通常是客观

^①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

的,不受使用者和使用环境的影响,是词汇系统中稳固的范畴语义系统,这类范畴我们可以称为客观范畴,相对来说,客观范畴系统的成员、范畴层次是明确而固定的。突出特征复合词的对比参照范畴也有一类是客观范畴,如以上小节各例:食物—咸盐、酸醋、辣椒……;季节—寒冬、炎夏……。

2. 场景共现范畴

更多的非突出特征范畴不是明确而固定的,上位范畴也随之不那么明确,甚至有语用因素的介入,比如说话者的观察视角、上下文的表义需求等。突出特征范畴和非突出特征范畴的对立可能是由于出现在同一场景中,也可能是共存于说话者的认知经验中,我们把前者称为场景共现范畴,后者称为联想共现范畴。

场景共现范畴出现在同一场景中,比如在以上(1)—(13)各例中,相同的DN结构有不同的对比范畴:蓝天空—黄风筝;蓝天空—白云;蓝天空—绿苹果;蓝天空—蓝肚皮;蓝天空—红土地;绿庄稼—黑羽毛、白肚皮;绿庄稼—白纸。这些对比范畴都是说话者从本身观察的角度建立的,也说不出明确的上位范畴,甚至有些对比范畴也并不清楚,如(8)中,“绿庄稼”是为了突出庄稼长势良好,说话者想要对比的范畴却是不明确的,可能是“水”,也可能是被淹的不绿了的庄稼,但不管是什么,都可以表示为[-绿庄稼]。

虽然上位范畴是不固定不明确的,但是,却是在说话者认知范畴内的,这个认知范畴随说话者眼中的认知场景或生活的认知经验而变。突出特征事物与对比参照事物共现在同一场景中,由于特征突出、显著而与场景中其他事物区别开、或形成对比,比如“蓝天空—黄风筝、蓝天空—红土地、蓝天空—白云、绿庄稼—黑羽毛—白肚皮”是共现在同一场景的,在颜色上形成对比。

有时候突出特征的对比参照事物并不是哪一类或哪几类事物,而是不具备该特征的其他所有事物,对比之下,突出特征事物成为认知凸显的前景,非突出特征事物成为对比参照的背景,我们可以将这种对比称为背景对比。背景对比的事物其实也可视为与突出特征事物共现的事物,比如,“蓝天白云”,“蓝天”不仅是与“白云”对比,也与蓝天下所有“[-蓝天]”的事物对比,在“蓝天”下,所有“非蓝天”即“非蓝事物”都成为“蓝天”的对比背景,这些“非蓝事物”就将“蓝天”从背景

中区别开。我们可以将背景对比的上位范畴同样归纳为场景共现事物。

需要指出的是,“蓝天”能说,“蓝天空”的确是不常说的,原因并非如张敏认为的是DN结构短语的定语有分类性,而复合词定语不受分类性限制,四音节的“蓝色天空”是可以说的,并常说,“蓝天空”如果是短语,“蓝色天空”就更是短语。导致使用频率差异的因素是韵律,“蓝天”是标准音步,“蓝天空”是超音步,“蓝色天空”是两个标准音步,从韵律上来说,“蓝天空”是其中最不稳的,因此接受度最低,最不常用。

3. 联想共现范畴

例(7)(11)中的“绿庄稼—红火苗、咸海水—甜井水”并不是共现在同一场景中的事物,不一定共现在同一物理空间,而是联想事物,基于说话者的生活经验,共存于说话者的认知范畴系统中,是一种联想对比,我们把这种对比参照范畴称为“联想共现范畴”。

那么,突出特征复合词的范畴层次可以这样表述:

上位范畴: ±突出特征范畴

下位范畴: +突出特征范畴 -突出特征范畴

(三) 突出特征的次范畴化策略

突出特征的次范畴化策略与对比特征及标记特征不同的是,突出特征的次范畴化是外向的、开放的,对比特征和标记特征的次范畴化是内向的、封闭的。对比特征和标记特征是在复合词内部进行次范畴化,对比的下位范畴有共同的上位范畴语素,复合词整体表示下位范畴,对比的下位范畴成员相对固定、封闭。突出特征的次范畴化是在复合词外部进行的,核心语素表示下位范畴,对比的下位范畴成员相对不固定,是开放的。

这样看来,突出特征似乎没有直接的次范畴化功能,因为没有突出特征语素,核心成分照样能表示下位范畴,这也正是一般将突出特征语素视为冗余语素的原因。单个地、孤立地看,的确是如此,[咸盐]=[盐],非[咸盐]=非[盐]也同样成立。但是,在词汇系统、范畴系统中,它们的词汇继承、范畴归属是不同的,而这个不同,是由突出特征带来的,突出特征提出了对比标准,从而改变了复合词的同位对比范畴,也改变了复合词的上

位范畴归属,这正是突出特征的分类价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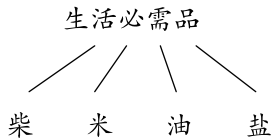
我们结合对比特征复合词“粗盐—细盐”来比较“盐”和“咸盐”的范畴系统。“盐”由于是单纯词,没有范畴特征语素限制同位范畴,范畴归属比较自由,可以归入“佐料”,也可以归入“生活必需品”,而复合词出现了范畴特征语素,范畴特征语素提供了比较标准,同位范畴受到限制,上位范畴发生了变化。对比特征和突出特征都提出了比较标准,但对比范畴仍然是不同的,对比特征复合词“粗盐”的同位范畴是在“盐”的内部进行比较,获得“盐”的下位范畴,突出特征复合词“咸盐”的同位范畴是在“盐”的外部进行比较,获得以突出特征为区分标准的上位范畴,因此,“咸盐”的上位范畴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不同口味的食物”。“盐”“咸盐”“粗盐”的词汇地位、范畴地位在词汇系统、范畴系统中得以确立,如此,“盐”和“粗盐”是不同的,“盐”和“咸盐”也是不同的。

上位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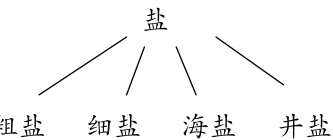
下位范畴:

上位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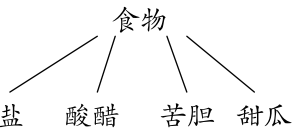
下位范畴:

上位范畴:



下位范畴:

上位范畴:



下位范畴:

我们查找《现代汉语词典》^①,突出特征的复合词并不少见,如:

白昼 黑夜 低谷 高峰 前额 后跟 内
心 外貌 白垩 阴影 浅滩 红包 彩虹 烂
泥 青松 长空 后果 内胎 女尼 死尸 长
袍 垂柳 春联 大漠 恶霸 美德 甘蔗

动作范畴同样存在突出特征。董秀芳指出:“如果补语的语义可由述语的语义预测出则该述

补短语易于成词,补语的语义可预测性越高越容易成词。”^②什么情况下补语的可预测性高呢?当述语的语义蕴含了补语的语义时,补语的可预测性高。如“扩大”中的述语“扩”的意义是指“在原来的基础上变得更大”,其中就已蕴含了“大”的意义在内。

用我们的范畴特征分类系统能更好地解释补语的可预测性。不是“述语的语义蕴含了补语的语义,补语的可预测性就高”。实际上,动作的物性结构中就包含结果的物性角色,述语的语义都是蕴含结果的。区别是,有些动作的结果是多样的,有些结果是唯一的,唯一的结果自然可预测性高,多样的结果自然可预测性低。多样的结果,归入对比特征,如“打一打倒、打翻、打破、打碎、打通、打响”。而唯一的结果,则属于突出特征,如“降低、提高、拔高、摆脱、解脱、澄清、扩大、缩小”。其他的动词性结构,主谓、状中、动宾也都有唯一性的突出特征,如“位移、耳聋、眼瞎、后退、前进、后悔、上升、下降、高昂、叹气、握手、说话”等。

性状范畴在突出特征方面是一个例外,除了主体角色有突出特征,如“耳背、眼花”,状态和程度角色一般是没有突出特征的,可能是因为对于性状范畴来说,都有状态和程度的差异,也就谈不上特征的唯一性了。

我们将突出特征复合词的次范畴化策略表示为:

突出特征+下位范畴 → 下位范畴

如:咸 + 盐 → 咸盐

结语

“咸盐”的现象,在语义学中,被称为“语义成分溢出”,指词项中固有的、唯一的语义成分实现为语形的现象。句法中的语义成分溢出现象很普遍,机制复杂,主要动因是语用需求,不能简单归结为羡余现象。^③“咸盐”是中心语素的语义成分溢出为从属成分,在复合词中,不仅中心语素的语义成分会溢出,从属语素的语义成分也会溢出,成为中心成分。汉语中有一类“小类+大类”的复合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②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6页。

^③彭利贞:《论语义成分的溢出与隐入》,《语言科学》2004年第5期。

词,如“松树、桃树、梨树、杏树、李树”,也是单双音节同义的结构:“松=松树”。孤立地看,复合词中溢出的语义成分确实没有语义贡献,系统地看,溢出的语义成分为所在复合词确定了其词汇地位和范畴归属,这就是“羡余语素”在词汇系统中的价值所在。

复合词范畴特征的区分能让我们从范畴系统的角度审视复合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能回答有关范畴化的相关问题。比如,汉语复合词是如何建立范畴系统的,复合词反映了一个怎样的范畴网络,等等。复合词的三种范畴特征,体现了不同的语义凸显原则,对比特征体现的是区别性原则,突出特征体现的是显著性原则,而标记特征则是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体现。

以往的研究在涉及从属成分的分类功能时,遇到“黑墨、咸盐”类词语,结论就会失效,如朱德熙的性质形容词的分类功能、张敏的DN结构分类功能等观点,从而不得不对这些现象做出特殊分析,结果就是产生内部矛盾,削弱观点的一致性。“突出特征”的提出,建立了完整的复合词范畴特征系统,在这个系统下,“咸盐”类词语留下

的缺位得以填补,问题得到一致的解决。“羡余”“双音化”等观点也能得到语义上的解释。

本文讨论并未涉及并列式复合词的范畴化策略,并列式复合词与非并列式复合词有共同的范畴概念结构,同样具有次范畴化功能,但有不同的次范畴化策略,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

我们可以说复合词的次范畴化功能是解释复合词形式结构的一把钥匙。复合词中还存在“月亮、豆豉”这样一类,含有语义磨损语素,对这一类复合词我们关注不够。我们同样认为,这类复合词结构可以在范畴化理论视角下得到语义解释,只是需要做出进一步的事实观察和理论思考。

我们未对复合词范畴特征类型的分布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但能得出基本结论,在复合词各种结构类型中,范畴特征类型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在同一结构类型中,各范畴特征类型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如何解释范畴特征类型分布的不均衡,目前我们还无法回答。我们相信,在范畴化认知功能视角下,能发现更多的复合词问题,带来更多的思考。

Category Feature Types and Subcategoriz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Compounds

YAN Hong-ju & LIU Wen-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tegorization, 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Chinese compounds is to realize subcategorization, and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compounds is “category feature + category”. The subordinate components of Chinese compounds are classified to highlight the category feature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 e. contrastive features, marked features and prominent features. The core components represent the categories, which are at different levels. Different types of category feature morpheme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category morphemes are combined to realize the subcategorization of Chinese compounds at different levels.

Key words: Chinese compound; category feature type; subcategorization strategy

(责任校对 葛丽萍)